

◆ 卢 戎

特殊的勋章

记得小时候父亲常常对我说“老嫂比母”，说他的嫂子对他有养育之恩，千万不能忘记。父亲去世早，这件事的来龙去脉已无从考证，直到我和大爷的一次深谈，才得到真相。

我的祖籍是胶南隐珠大卢家疃村，爷爷家有不少土地，又娶了诸城富裕人家的闺女。奶奶嫁过来时娘家陪嫁了一部分土地，爷爷就越发成了朱门绣户了。爷爷有四个孩子，两个儿子、两个女儿，大爷排行老大。

爷爷与弟兄们自幼饱读诗书，他们也很重视对孩子们的教育。大爷和弟兄们每天去私塾苦读，打下了深厚的文学功底。

15岁那年，大爷得到父母的许可，离开家去外面的世界闯荡。他跟同村年龄相仿的村民一起，半夜从灵山卫坐船到达青岛，寄宿在和兴路70号长顺铁工厂内，在位于延安二路的黎明中学(现青岛42中)上学，之后还曾去莱芜一路7号和临清路与人合住。

青岛四流南路当时有个上海纱厂，1935年5月由日商福昌公司建成投产。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日本的纺纱业抢滩青岛，相继在青岛开办了“九大纱厂”。到1945年，上海有纺织厂三十几家，青岛有九家，天津有七家，形成了中国纺织业的“上青天”时代，纺织业也被誉为青岛的“母亲工业”。

抗战胜利后，1946年1月，中国纺织建设总公司青岛分公司接手上海纱厂，改名“青岛

第五纺织厂”，后改为“青岛纺联集团五公司”，简称“国棉五厂”。国棉五厂面向全市招工，大爷被高分录取。大爷上班以后先做艺徒学机械，他跟着师傅很快就把厂里所有纺织机械的原理、构造了解透彻，之后分在车床做维修工。他学习能力极强，知识功底扎实，文采飞扬，又写一笔好字，一时被人称作厂里的“大才子”。

大爷因为表现突出入了党，厂长爱惜才重用他，让他做了厂长秘书。1950年，组织上派大爷去位于成武路的党校学习，在这里他认识了组长刘桂英，我的大娘。不久后由师傅牵线，两人结为连理。单位给他们分了三间房子，很宽敞，房前屋后还有小院子。

后来爷爷去世了。裹着小脚的奶奶，带着我爸爸和两个姑姑从胶南老家辗转来到青岛。无棣一路一个做鞋的小作坊收留了他们，让他们暂时落脚于此。大爷不想让母亲和弟弟妹妹过着寄人篱下、食不果腹的日子，他跟大娘商量，想把他们接过来一起住，大娘爽快地答应了。没想到这样的许诺，让他们背负了一生的责任。

长子为父，老嫂比母。那时，大姑16岁，二姑13岁，爸爸才10岁。一切安顿好后，大爷把二姑和爸爸安排在盐滩小学上学。

1951年，大爷的长女出生，两年后他的二女儿出生时，奶奶因脑血栓导致偏瘫卧床

不起。大娘开始了上有老下有小的操劳。她一边上着班，一边照顾嗷嗷待哺的孩子和偏瘫在床的婆婆，还要养育未成年的弟弟妹妹。忙不过来了，大娘就鼓励孩子们帮助照顾奶奶。

大娘出身贫寒，但她曾经还是个“风云人物”。大娘1928年出生于山东莱阳，13岁时迫于生计到青岛丰田纱厂(国棉四厂)当童工，因不堪忍受日本人的压榨和虐待，她带着翻身的愿望回到莱阳参加了党领导的妇救会，先后任海阳武工队第三分所和莱阳县羊郡区武工队干事、高格庄村妇女主任。她当时的主要任务是组织妇女救护伤员、纺线织布、缝衣做鞋，并做筹措军粮、拥军优属等工作，还要在日伪扫荡前组织群众清野，上山避难。17岁的大娘就在那里入了党。她笑着说，当时村里180户就有73人参了军，参军是最光荣的事，父亲送儿子、媳妇送丈夫上前线，新兵身披大红花，老百姓敲锣打鼓欢送。

1949年1月，为迎接青岛解放，组织上抽调大娘到莱阳南海党校学习，主要是学习党的政策和青岛解放后的任务安排以及注意事项。青岛解放后，青岛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接管了中纺青岛分公司，大娘是接管组成员之一。在这之前，青岛各纱厂工人深受日本人的剥削，常常以消极怠工、破坏设备等手段进行反抗和斗争，还多次举行大规模的罢工。解放后青岛纺

织企业仅用十多天就全部恢复了生产。在4000多人的职工大会上，大娘被任命为纺部“第一书记”。纺部包括清花、梳棉、粗纱、细纱、筒子、棉线、并线、成包等整个生产过程，这个“第一书记”管辖的职工是最多的。

年轻时的大娘身材瘦小，但工作细致周到、遇事果断，在厂子里拥有很高的声望。家里她也照顾得井井有条，大娘给我奶奶养老送了终，又操持着把两个姑娘嫁了人，我爸爸从青岛化工学院毕业后，去青岛橡胶二厂工作，1965年支援三线城市建设去了宁夏。

退休后的大爷最喜欢干的事情就是到处转转，他经常去海边走走，去老街逍遥一遛，天气好的时候他喜欢骑着自行车出门，远一点的地方就坐公交车，比如说“纺织谷”。“纺织谷”就建在青岛国棉五厂的旧址，如今变成了文化创意园。九大国棉厂全部告别“工业时代”，2000多个老物件进入园区的纺织博物馆，诉说着青岛“母亲工业”的往昔今生，它就像一面镜子，映照着青岛工业的沧桑巨变。

大娘是离休工人，如今已94岁高龄。政府给大娘发过三枚勋章。大爷说，我们家应该给大娘发一枚特殊的“突出贡献”勋章。她不仅养大了自己的5个孩子，还抚养了弟弟妹妹，照顾卧病在床的婆婆近十年。她熬过了自然灾害和动荡的岁月，弱小的肩膀挑起了家里所有的重担，我们应该感谢她。



◆ 王 涛

加拿大鹅

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顺着开满鲜花的小区内陆，我来到高尔夫球场。这个小区很有意思也很有特点，南北两侧是满目绿荫的高尔夫球场，由东向西是居民住宅。正所谓“球滚绿茵，宅中观赛”。

绿茵茵的球场里分布着四五处水塘，有的还设有喷泉。水，不太清澈，缓缓而动，涓涓而流，不知是自来水还是地下的天然水？水塘旁边长满了植物，参差不齐，高矮不一。有的早已翠绿，有的仍是一片枯状。

几只喜鹊在树枝上鸣叫，叽叽喳喳，让绿地显得更有生机。略微向前便看到水塘边有一群“鸭”，步履蹒跚，慢条斯理，或在塘边觅食，或在水边驻足，或展翅像在“秀”双臂。之前在此见过绿头鸭，恩爱的“夫妻”成双成对，和睦的家庭子孙满堂，还有的在水中逍遥游飞，那美好的景象深深留在了脑海。

再次见到这些可爱的小生灵，禁不住激动，加快了步伐。但疾走几步后不由得放慢了脚步，因为发现，那些伸着高高长颈的“鸭”，模样似乎跟以前见过的绿头鸭不一样：肥胖的身子呈棕色，脖子长又黑，像是戴了黑脖套，脸也是黑的，跟黑嘴巴混在一起，一片乌黑。不过最有意思的是，它的下巴是白的，在黑头黑脖的衬托下，特别明显。“鸭”似乎很警惕，听着我的脚步声，看着我缓缓走来，开始急匆匆有些慌乱地向水塘走去，尤其是那两只大“鸭”，一看就是“父亲”角色，更是充满了“敌意”，一边迈步缓慢后退，一面小眼紧紧地盯着我。

我是你们的朋友啊！停住了脚步，我在心里念叨。当初看到绿头鸭时，它们并没那么警觉，即使近在咫尺，依然悠闲自得。拍照、唤叫，甚至拍着巴掌拿个好镜头，都很配合。现在怎么了？一段时间不见，陌生了，疏远了，还是变得“高傲”了？

“鸭”们大概读懂了我的疑问，似乎开始放松了警觉。那些原本下了水里的重新回到了岸上，躲进水塘旁杂草里的小“鸭”也露出了毛茸茸的身子。此时我看明白了，这是两个家庭，一个有九口，夫妻加七个孩子；一个是八口，少一个孩子。

大概看到我并无恶意，“鸭”们，特别是那些小“鸭”，闷头在草坪上寻找起食物，并开始离开水塘走向了草坪深处。此时几个打高尔夫球的人就在附近，“鸭”们似乎根本不当回事，径直蹒跚而去，一边走一边低头寻觅。而那几位打球者似乎也视而不见，真是一幅现实版的人与“鸭”和谐相处的镜头，瞬间留在了我的心间。

一直到离开，那两只对我“虎视眈眈”的大“鸭”，始终在看着我，尽管期间我的表现十分友好，甚至一度走到它们身边，蹲在地上近距离拍照，但大“鸭”那高高的脖颈一直挺立着，眼睛一眨也不眨地“监视”着我。这种高度防范态势，在温哥华我还是第一次见到。

后来得知，我遇到的并非是“鸭”，而是“鹅”，加拿大鹅，一种产自北美洲的野鹅，也叫作加拿大黑雁。这是一种脾气很爆，攻击性很强的动物，尤其赶上繁殖季，带着幼鹅的加拿大鹅脾气很不好，很容易发怒，不光让人吃够了苦头，连狗都会被它啄得头破血流。更玄的是，2009年美国航空公司的一架航班就是因为与一群加拿大鹅撞击，迫降在了哈德逊河上。这件事情后来还被改编成著名电影《萨利机长》。

尽管如此，还是有许多人喜欢加拿大鹅。上世纪五十年代，加拿大鹅一度灭绝了，后来研究者对其进行了人工繁育，结果这些在温室里生长的动物，丧失了祖先迁徙的技能，只能留在城市里生存繁衍，而有草有水的地方尤其让它们喜欢。于是各种大大小小的公园，包括高尔夫球场，变成了它们完美的栖息地。

加拿大鹅走路一摇一摆十分可爱，它们成群结队以一个个家庭的阵容出现，充满温暖与温馨。在加拿大它们之所以有很高的“地位”，就是源自人们的喜爱。为什么流行一时的羽绒服会以“加拿大鹅”作为品牌？并不单是因为羽毛的质量，更因为加拿大鹅在加拿大人心中的地位。

不过加拿大鹅也让人“头痛”，最让人诟病的是粪便。国外媒体戏称“它们的粪便比脑子还大”。据计算，两只加拿大鹅一年能排出一吨粪便，简直太惊人了！但即便这样，也不能随便驱赶它们，更不要说猎杀了，唯一可以采取的就是“计划生育”，以此来控制繁殖数量。世上很多事就是如此矛盾，喜欢却又不至于烦恼，无奈之下只能以“遏制”做出平衡。

◆ 黎 权

你的秀发(外二首)

和其余的美一样，为众目所矚
甚至更飄揚，更灵动
在向新世纪迁徙的风中
发梢触及更高更远的离愁
浸透雨雪严苛之后
依然散发纯真与正直的清香
美发师做不到这些

发轫于高原腹地的青丝
延伸了母亲河的跌宕顿挫
险滩撞击出来的善
反而顺滑，比水更具母性
沿幽谷倾下，不可扭曲的决心
一河波光粼粼的文字知道
她们区分枯山水和朽木
又有别于新世纪稚嫩的香艳

允许悲苦的秃头与秀发一同行走
那些未被物化的精神符号
如头型清晰起来
又一个被文学标识的二十年代
你以才华与温情
记录下辛苦征途上的蜂巢

赏月

犹疑这虚幻的海堤上的话别

月光下银色夜晚
澄澈无痕的天空和水面
一丝，一缕，一点点，细腻的
亮光洒满周遭
让我俩像凝固在透明松脂
里面的琥珀
看似一千年，一万年

明天却是分别。琥珀的梦
无力阻拦流淌的人世
宁愿天各一方是那虚幻的从前
偏偏从前全是结实的花朵
一丝，一缕，一点点，小喜悦的
沉积。美好共处时光
如这流光可及的中秋夜。而此后
一千里，一万里
对空相望，封在琥珀里的明月

卜居

我向往的莲花
在松涛里并蒂，在巨石里盛放
是罡风刮不乱的余生家园

法门不容易被打开
若是进入莲山墅
便找到了家
清泉洗濯穿越世纪的风尘
终于安定，光明寺木鱼声声

收藏起厅室里的行李箱
出门只为种梨、摘菜，采蘑菇
在竹里馆弹琴，长啸
诵入夜经，明月来相照
做王维的邻人，做第六朵莲花
世界与我一起安顿下来



◆ 李冬梅

小村夏日长

鸡鸣，犬吠。石子入湖，溅起一个簇新黎明。

拉开窗帘，曙光如金耙齿探进房间，把暗处的东西往窗台处搂。清凉如蜗牛，在夜的某刻顿住，不再上爬，顺着自己的黏液玩起了滑梯。吸了一宿夜的气息，木门回归沉重，推开，对面人家的墙带着绿得湿沉的倭瓜叶子撞进来，扑到面前，叶间黄花绒绒，淡淡素香扑鼻。白蝴蝶愣了一下，翅膀迟疑，不知道该选哪朵花歇脚。

“水豆腐腐——干豆腐——换豆腐欸”，那个推着自行车卖豆腐的人适时出现，一嗓子，喊开了半条街的门，“等会儿啊！”“舀豆子去！”这家门里的女人应一句，那家女人接着。抱柴，提水，点火，做饭。

母鸡咋咋呼呼，菜园边刨两下，又钻到草棵儿里，一副忙碌样子。猪食槽比猪还饿，碰到墙上，“咚咚”地响。

母亲往灶膛添柴，扒拉锅里的菜，粥米香顶了房梁。姥爷扛起了锄头，上工的父亲推出自行车。

榆树盯着自己的影子被阳光冲得很长，猪圈上窝着，影子一寸一寸往回缩，终于完全缩到了地面，那个姿态令榆树觉得舒服，看着影子往自己的根底钻。

晌午头，姥爷睡着，鼾声有一搭无一搭。母亲在对面的房间里窸窸窣窣忙活做些针线活。我坐炕上，串椿树浅绿色的翅果，一片挨

着一片，成串，当作项链挂在脖子上。“冰棍——冰棍嘞——”苍老的声音传过来，嗓门不高，悠悠长长，穿街过巷，落进沉寂的院子。我和二分钱一起弹了出去。

那个瘦小老头接过钱，递过一根冒着凉气的细长冰棍。一股细溜儿的凉甜钻进肚里，我也开始冒凉气，成了个冰小孩。

眯缝着眼，抬头看天，晒得发白的屋檐在湛蓝天幕下显得更近。阳光亮烈，不远处的两棵树上，叶子怕被燎着似的，每片都蜷缩着身子，整棵树也蜷缩着。

躲在叶里的蝉得了势，“吱哇——吱哇——”叫嚷着，长一声短一声，不歇不休。整个村子都被蝉声叫得小了。午睡醒来，葫芦瓢探进缸里，舀出一瓢水，咕咚咕咚灌进嗓子。井水里泡了大半天的黄瓜凉得透，“咔吧”掰一截，照着瓜肚子咬一口，半个房檐都绿了。

太阳略远，风又大些，下晌了。女人们三五成群走进树荫里，织网补网。梭子在手下翻飞，变长的网花，缠到脚上。我也拿着母亲的线板子学织网，缝衣的线，三下五下缠成一堆乱麻。

阳光把对面人家的北山墙涂成了金亮亮的赤红色，树叶子在枝头沙拉沙拉地和着风的节奏轻响。牛羊要入圈了，人喊马嘶，村巷间一下子热闹起来。它们踢踏着过去，尘土飞扬，各种牲畜的气味裹挟而来，直到走远，才慢慢偃旗息鼓。

茄子豆角凑在簸箕里，晃着红紫绿光。西红柿卤面里的蛋花好大一朵。呼呼噜噜声不绝于耳，不一会儿，两碗面下肚儿。院子里接二连三传出锅碗瓢盆的交响曲。放下碗筷，人们摇着蒲扇来到街巷间，说话唠嗑的细碎声响让人觉得安稳。

夜擦着眼皮来了。

星星在空中聚会，个个眨着眼睛喋喋不休。一弯新月悄然爬上天幕，屏气凝神偷听着周遭的消息。蛙鼓一阵一阵响起，稻子噼里啪啦争先恐后地扬花，哗哗的流水声不停，水田里绿意葱茏翠色欲滴。园子栅栏外，葫芦花精神抖擞，像白色的小喇叭。几个女孩子追着赶着在街上跑，手里举着刚摘下来的花枝子。“扑楞鸽扑楞鸽吃花来，大的不来的来”，大家喊了一遍又一遍，一声落了一声又起，花都累了，扑楞鸽还没飞过来。淘气的野小子们不玩这个，他们“藏猫儿”“顶架子”，忙着展示不完的力气，还有的喊了父亲或者叔叔、哥哥，三五成群，说着笑着，下河洗澡去了。小鱼们听着这些动静，躲到水草长长的叶片下面不肯露头。哗啦哗啦的水声响起来，满天的热，一扫而光。

姥爷拿出早就编好的艾绳，盘绕着放在大门口，划根火柴点着。烟袅袅而起，满院糊香。我满头大汗跑回家，坐到姥爷旁边，他一下一下摇着扇子赶蚊虫。等到他把故事再讲上一遍，小村又静下来了。

曲婉转悠扬的小曲，一路向着山下奔去。两边幽兰的石蔷薇摇头晃脑地夹道欢迎着。我深深地感叹着，恋恋不舍，一步一回头地继续往前。登上几步台阶后，一番新的天地呈现在眼前：只见四面环山中环抱着一池碧绿，这分明是大自然赐予的一颗明珠啊！又是一阵唏嘘感叹，继续往前走，路上竟然闪烁着各种各样闪闪发光的银片。抬头一看，原来是一片无边无际的竹子的海洋！透过层层叠叠竹叶间的缝隙，阳光仿佛化成了片片银子洒在了金黄色的落叶上，美不胜收。

这里是美的天堂，这里是世外桃源，她在默默地展示着自然美的同时，也在召唤着人们，尽情去拥抱大自然。

美的天堂

刚刚走上挖机挖平的大路，便看到涓涓细流顺着山脚静静地流淌。继续往前走便听到流水潺潺的声音。刚拐了一个弯，哗哗啦啦声伴随着悦耳动听的叮咚声传来，我的精神振奋了起来。拐过第二个弯，已经感受到了丝丝缕缕的凉意，空气好像也更加清新了。

清脆悦耳的流水声像是在欢迎着我们，哗哗啦啦叮叮咚咚的声音越来越热烈越来越响亮。前面越来越开阔，突然，眼前一亮，那一条条时而分开、时而又手拉手紧密相连的从天而降的银色丝带，沿着宽阔青色的石床，欢快地唱着歌一路倾泻而下，来到一个石潭里紧紧地拥抱旋转，然后排成一条细细的队伍，把刚才群情振奋热情高涨的气氛转换成了一

原本坐在门口就可以欣赏漫山遍野粉粉的野樱花，此刻凋零了，让人不禁有些伤感。才几天啊？满山满坡的粉色，已消失得无影无踪。这里又恢复了近处亮亮的嫩绿，中间深深的墨绿，远处蒙蒙的灰绿。

每天听着工友们说着山上有水库、小溪、瀑布，让我心驰神往。便问：“远吗？”

“不远。顺着眼前挖机挖好的路，在山里拐上两个弯就是瀑布了，再顺着小溪往上走就是水库，水库上面就是一片竹林。”

“山路好走吗？”

“嗨！六台挖机在为你开山辟路了，哪里还是山路？”

于是便跟着工友们上山。